

著 郎次大田古

譯 峯 伯

悔 懺 之 死

刊 叢 活 生 化 文

XXII

版初月八年六廿國民華中
版四月二年十三國民華中

刊叢活生化文

種二十二第

編主金巴

人 行 發
林 文 吳

所 行 發
社版出活生化文
里豐慈路西山海上

所 刷 印
所刷印活生化文

悔 懺 之 死

著郎次大田古

譯 峯 伯

元 二 價 實



古田次郎像

憶古田君（江口渙）

前後。古田大次郎君在鵠沼與我同居的時期，我記得總是在大正十一年九月二十五日。

那時候，正是與住在我家背後號稱鵠沼第一的惡房東幹着猛烈的租屋爭議的時候，所以中濱鐵和古田君以高野松太郎君的介紹，由東京特爲應援而來的。然而因爭議的解決意外地延長，於是兩君便這樣地在我家住下了。

那時我自己，在和北川千代子女士剛剛完全分開了。這是長久繼續了的家庭爭議，不堪其堆積之重而自然爆發了的結果。

所以，我終於得從一切的束縛中解放了，覺得非常舒適自由，每天每天過着非常悠閑的日子。在這樣的當兒，中濱鐵和古田君跑來了。要之，都是單身漢。加以和房東的爭議愈走入了佳境。像秋天的天氣，每日繼續着。悅目的東西則有海，砂丘，松林；可口的東西則有新鮮的魚；遊伴則有我養着的狗「太郎」和古田君拾來的貓「黑」。大家不是不能不更舒適更悠閑嗎？

與古田君同過的鵠沼之秋，就是現在想起來，也確是愉快的，可懷念的三個月。

中濱鐵倒是常常不在家。他呢，說參加什麼在大阪所開的全國勞動大會啊，三越的「下足番」●的爭議啊，自由勞動者同盟成立會啊等，這樣那樣的會，屢屢這兒那兒的奔跑。

● 下足番是爲客人收管靴鞋的。當時進日本的大公司，仍舊脫鞋。現在已可以不必了。三越是日本的一個最大的百貨公司。——譯者。

但是，古田君和我則幾乎全是在家裏。那時兩人實在散步過許多次。只要不下雨我們兩人就帶着太郎逛海岸。略略洗脫色了的藍白花布單衣上面加了一件浴衣，束着窄的黑皮帶，穿了底齒已壞了的木屐，帽子也不戴的任海風吹着長長的髮，在返射秋晴的光輝的海濱砂灘上走着的古田君的後影，現在還明瞭地殘留在我眼裏。

有時滑下砂丘，到辻堂附近去看看，有時到藤澤去，有一次呢，沿着海岸硬走到鎌倉的大佛，往返走了三十多里。

到大佛去時，當然也帶着「太郎」去的。而且國木田虎雄君也是一起的。然而「太郎」這狗，真是一條懦弱的狗，幾乎連任何狗也比不上。所以，照例我牽着鏈子在前面走，大君和虎雄君則在後面左右保護着。手中都拿着竹棒謹防別的狗來襲擊。

狗的護衛過於認真了，所以說：「這麼一來，究竟狗和人誰是主人呢，竟不得而知了呀，」大家都笑了，這事情現在我還記得。

古田君喜歡海岸，天空，雲霞，太陽，森林，川河，花，小鳥；同樣地，狗和貓他也很愛好。他特

別喜歡「太郎」。這由以下的事可以知道：死刑之前，送給他「太郎」與「黑」的相片，他非常喜歡；在他被處死刑後，我們開棺看時，還看見那兩張相片從古田君的懷中落出來。（大概是在將處死刑時，古田君特別向刑吏說了要那樣做的。）

古田君是一個寡言者，一面雖有非常戀戀於人的地方，可是雖然和他所懷念的人們一同起居着，正事以外，也幾乎不說什麼。然而並不是說特別有什麼不高興。看着是極端沉默的，可是我的心理性情他真了解得透徹，他對我的關心隨時都表現得微妙可驚。所以與古田君一同起居，於我毫無妨害。

鵠沼時代的古田君，真喜愛讀書。一在家就必定從我的書架上取下書去讀。特別愛讀小說。三個月中間，從漱石全集起幾乎全部讀完了。

「你讀過的書裏面，覺得那本最好？」

某日，我將眼移在散亂着的書本上，向古田君問道。

「問我那本好嗎？第一，文學這東西我不大知道。」

「那麼那本最有趣呢？」

這次我問「有趣嗎？」「沒有有趣嗎？」不問「好」「壞」了。因為這是最簡捷的判斷。

於是古田君馬上沒有困難地答道：

「都不大有趣呀。」

「那麼，將不大有趣的東西，為什麼每日這樣地讀着呢？」

「沒有辦法，此外沒有做的事呵。一味的散步又不可能……」

說這樣話的古田君的心情，我很明白。那時候，恐怖主義者的古田君既已十分抱有深的決心了，於他那緊張到極點的心，恐怕怎樣的書本也不會適合似的。不，有時感覺到全沒有意思也未可知。

覆蓋了他的心的全部，使其不斷地感到有力的刺激，使其明白感到深刻的生之有用的東西，似乎只有關於思想之實行的豫感而已。

將那時的事，後來在那須的旅館向和田久太郎君說了時，和田君也說：「真像古田君呀」而笑了，實在是這樣的。

古田這個人，實際是那樣的，不說客套話，也沒有機變，只是十分率直地表露真情的人。（看古田君的獄中記的文章，也可以明白是怎樣的率直吧。）所以對於他人的好惡，也很明白。對於討厭的傢伙，將其寡言弄得更加寡言加之，若是遇着討厭的傢伙時，壞話都不說了。連把名字提上口都討厭似的。

今年一月在巢鴨刑務所縊死了的後藤謙太郎君，在那前後由宇都宮的監獄出來，突然到鶴沼來訪問我們。那時候，古田君雖是那樣的寡言，而實是注意周到的人，並且是很有溫情的人，我方得十分知道了的。這是因為他將自己錢袋中的幾乎要沒有了的錢拿了出來，去買了正宗酒的四合瓶兩瓶，以款待愛喝酒的後藤君。

醉了的後藤君，那晚吐了極端的大言壯語。可是古田君笑也不笑地聽着，只是後藤君說到在中學時代賭着生命愛了明知有癲瘋病的女人時，古田君也相當感動了似的。

「後藤君也有那樣的半面呵。」

第二天早晨，古田君向我說了這樣的話，我還記得。

那前後，古田君有着美麗的，極純真的戀愛故事，我已經從中濱那里略略聽到了

點。（對象是誰是讀了這回的獄中記方才知道的。）

中濱知道古田的心事，所以每月必定使他回東京去一次。而且，古田君也是倘使每月不見愛人一面就會特別憂鬱起來似的。況且那戀愛完全不過是影像的戀愛而已。唯其如此所以更純真熱烈吧。

聽得古田君有着如美麗的黎明的天空似的朦朧的戀愛時，我加倍喜歡起古田君了。我強烈地感到只有這樣的人方能有真實的戀愛，同時當真的能做出真實的事情來。自那時起我不知不覺的信賴起古田君的全人格，又對他表示起友人以上的敬意。

我讀古田君的獄中記，屢屢想起了那隻叫做「黑」的貓。那大約是在鵠沼那年的十月尾的前後吧。在古田睡覺的八疊蓆房間的窗下，一晚叫到天亮的貓，到第二天早晨

被古田君拾起來了。確是可愛的可愛的小貓。和家中的「太郎」一二日後便弄熟了。看着愛嬌的「太郎」與可愛的黑貓，在廊下浴着陽光互相嬉戲時，我和古田君皆感到無上的幸福。貓依古田君的囑託，取了名字，便是「黑。」

「江口君，這隻貓，若不要的話，給我怎樣？」

古田君多少帶客氣地這樣說。

「可以，可以。」

「那麼，我下次去東京時，要帶着黑去。因為小妹妹非常喜歡貓呢。」

「好，你儘管拿去吧。」

這樣說了以後兩三天，古田君將黑放進洋鐵提水桶裏，喜氣揚揚地提着去了。心中想像着以「黑」為中心，而妹妹們，古田君以及他的愛人等等團圍地坐着的情景，我感到了非常柔和的心境。而且，心中暗暗地歡慶古田君的含羞的幸福。

古田君在男性中眼鼻是相當端正的。特別是不僅面孔生得好，由臉龐子以至於其

舉止全般，都有不能言說的非常清秀的氣品。軟邊呢帽低低地戴着，短短地修了的頸髻，從駱駝呢外套的領處露出來，提着小皮箱，從二等車的升降口走出時的樣子，無論怎樣看，都覺得是一位青年大學教授。真是這樣高尚的舉止的男子，會是殺人強盜的正犯，誰能想得到！警視廳將近一年還不能捕獲，也不是無理的。又他的父親向我哭說，「大無論怎樣想也不會是做殺人強盜那樣的人。確實是將他人犯了的罪無理地自己來承擔的無疑。」等，是當然的了。

古田君這人，是對自己所施極薄的人。煙是抽的。酒則完全不喝，對於飲食也絲毫不講究。衣服呢，有則穿。然而若不向他說時，他是不來催促的。加之，是決不浪費一文的人。二人一同散步時，就使少許有點腹餓了，對我的吃點什麼東西吧的提議，古田君幾乎沒有應允過一次。當然，因為知道我的經濟狀況，不願使我有一點浪費似的。

「大君，吃點什麼吧？」

「好。江口君要吃的話，那吃也好，可是」

這樣的時候，古田君必定隨時都作曖昧的回答。

「不吃也行嗎？」

「是。」

明確地答。

「那麼隨便好嗎？」

「是，隨便怎樣都好呀。」

「那麼回家去喫吧。」

「對，這樣頂好。」

不論什麼時候都是這樣的情形。

「想起來，沒有比大更可憐的人了。猶如爲受苦而生在這世上來似的。」這樣說着，泣哭的他父親的心境，是當然的了。

古田君的事情，現在還如在眼前一般殘留着的，就是他那清澄無垢的眼，雪白而整

齊的齒，此外還有他那聲音與口音之清脆明晰。和古田君說話時，看着他的澄清得要帶青色的眼白與深深地輝耀着的黑眼仁，又或聽其完全透徹的聲音，人只要這樣便會自然而然地被一種十分安定了的什麼深邃的安靜包圍了起來。

這樣的古田君已經不在這世界上了。在大正十四年十月十五日午前八時二十五分，上了市ヶ谷刑務所的絞首臺。當晚六時，我們十多個友人抬着古田君的棺，出了刑務所的不淨門。而在十七日早晨，則已成爲骨灰了。

我現在尙且一想起古田君來便流淚。爲什麼淚要出來呢？那不知道然而總是要流出來的。

大正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江口渙。

序（布施辰拾）

真如文章所說的賭了生命的古田君的獄中筆記發表了，真喜歡。

古田君直至被投於最初亦即最後的監獄以前，其爲人在一般人不用說，就是在與他交遊過一二次的友人中間，也是不大被知道的。

甚至那將古田君弄到絞首臺的問題的事件，直到公開審判後事件自體雖爲世間所知，而知其實行者是古田君的還是很少。

古田君是不爲人知道要做怎樣事的人，是做了怎樣的事後才爲人所知的人。加之，

依其所做的事件而被投獄以前，沒有人知道他會被投獄及至真的被投了獄後，雖被投在獄中也不爲動，才爲世人所知的人。

因此之故，到了問題的事件討論公判，古田君做了的事件的內容周知了時，同時古田君的大名方爲一般人所知，及至古田君雖被投獄也毫不爲動的態度爲友人們所知，於是與古田君交遊的人和想與古田君爲友的人，在投獄以後要比被投獄以前多。然而那時却已經遲了。信件的來往，直接面會等皆有官憲之眼常常銳利地監視着，將古田君的生命……●說到自己的決意時，面會就要被阻止，寫在信上時，則全然的發信不許可？所以或談或聽古田君之爲人的通信接觸的自由全被剝削了。其間我因職務關係的便宜，比較自由地多得機會接觸古田君親口所說的真的爲人。古田君和我以前便是相知，然而只要看獄中記最初稱爲布施律師的，不久即變爲布施君，又改爲布施兄等也。

可明白，我覺得我是一個比較深知實行了什麼事然後才被知道，投獄後才被認識的古田君之爲人的人。

以這樣的情形，得知古田君之爲人的我，真不知如何被古田君的真誠所感動了。

我生性最愛人之真誠。假如是賭了生命的真誠的鬥爭，那就被殺也無遺憾，同時就雖殺了人於良心也沒有過不去的地方，這是可以想到的事。

這樣的，我，想起這獄中記之所由寫成時，愈覺其真誠的地方。古田君的最初又是最後的獄中記，如古田君的親友中濱君的詩所述的，古田君以爲『在如今實行的自由全然被剝奪了的牢獄中，寫一些意見感想有何用？不能隨伴實行的空言不願說，』本是不肯寫的，然而後來終於說『直到還殘留的唯一的武器被奪爲止，作最後的戰鬥而寫吧，』這樣寫下了的便是這獄中記。現在被發表了，我是特別深有感慨的。

況且要對此作序文，靠着迎了古田君的遺骸的桌上，看着古田君的遺容而執筆的